



# 柳诒徵文集

柳诒徵 著

杨共乐

张昭军

主编

柳诒徵

第十一卷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創于1897

杨共乐 张昭军 主编

# 柳诒徵文集

卷十一

柳诒徵 著

周文玖 谢辉元 整理

 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

## 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三） / 1

- 罪言（二） / 3
- 自由教学法 / 6
- 一切学问的起原 / 11
- 正义之利 / 13
- 陶风楼记 / 17
- 孔学管见 / 19
- 辽鹤卮言 / 24
- 毛元徵传 / 27
- 厉行考试改良教育案 / 29
- 盩山丁书检校记 / 32
- 请“唤起民众”“教育民众”的人们想想 / 36
- 不算宏大的几条心愿 / 38
- “死马当做活马医” / 40
- 怎才叫做共管 / 43
- 论改革教育方案 / 45
- 赵伯先传 / 53
- 江苏明代倭寇事略 / 58
- 介直王君墓志铭 / 62

- 选印四库秘书拟目 / 66
- 救国纲要 / 76
- 记杨铨  
——《日记》摘录 / 79
- 本社祭杨君杏佛文 / 81
- 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 / 82
- 张慰西先生别传 / 89
- 《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》书后 / 92
- 《大错和尚集》拾遗 / 94
- 《〈大错和尚集〉拾遗》补记 / 125
- 严修能批校《容斋随笔》 / 127
- 劬堂读书录 / 153
- 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 / 171
- 亿意昭纲 / 189
- 为《教与学》月刊历史教学专辑题辞 / 190
- 非常时期教育准备之基础 / 191
- 多数文化与少数文化  
——建设本位文化座谈会记录 / 194
- 长乐县郑和天妃灵应碑亭记 / 196
- 说志 / 198
- 论非常时期之教育 / 201
- 倪君远甫传 / 203
- 浙江文献展览会开幕致辞 / 205
- 吴中文献展览会致辞 / 206
- 《周易正义》校勘记 / 207
- 司马光之精神生活 / 221
- 只问是非，不问强弱 / 229
- 说“明耻教战” / 232
- 记早年事 / 236
- 京口书人述 / 255

- 寄祝受于先生七十寿 / 259
- 李慈铭之生活 / 260
- 《三国志》裴注义例 / 276
- 从周官观其时社会 / 297
-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概况 / 303
- 中大附中校歌 / 305
- 尊师运动感言 / 306
- 赵伯先传 / 308
- 中国礼俗史发凡 / 315
- 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 / 350
- 陆放翁之修史 / 366
- 柯劭忞传 / 382
- 碑传悬案 / 386
- 与青年论读史 / 400
- 述实录例 / 408
- 《人民生活史》研究草目 / 418
- 自 传 / 419
- 我的自述 / 421
- 青衿周甲述 / 432
- 缪荃孙传 / 437

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三）



## 罪言（二）

寒蝉之噤，五年于兹。凡有所见，不敢言。凡有所疑，不敢言。以其思想太陈旧，与世凿枘，且甚冀新人物之由是成功，而浅见寡闻者之妄加揣测，未必有当也。今竟何如曩所蕴蓄而自疑者。不敢言，乃亦不敢不言，物无问新旧，惟其是。高天厚地，最旧之物也，人莫得而弃之。溷厕道途、人畜屎溺，最新之物也，惟拾肥料者宝之，或犬彘结蜣食之，不能强尽人以其新出而尊率也。人必明斯义，然后可以持论，可以制事，可以植身，可以宰世。往在沈阳，妄论救国之法曰：吾国固有之善者，保存之，扩充之。不善者，革之。他国之善者，吸收之，改进之。其不善者，毋尤而效之，如是而已。区区之愚，至今未更前说。所难者，举国之人，只知以新为善，旧为不善，而凡属事之最不善者，以习俗所锢，私心所蔽，保全扩大，惟恐不力，而国本乃以是亡矣。最不善者何？吸烟、赌博、渔色、渔利、欺骗、盗窃是矣。（一）自民国初年，以至今日，种烟吸烟，为大利所在，某省军饷全恃此，某省军人全嗜此，乃至美其名曰特税。而中央公私挹注全赖此，此尚可谓之革命乎？举吾国一切良法美德，都可改革，独此不能革，尚有何说？然其名固未尝不革也。禁令煌煌，焚烧时见，而其实则军警官吏，取陋规、发横财、争地盘、分贼赃之妙法耳。鸦片不足，加以白丸红丸吗啡等等，皆彼帝国主义者，以之毒我者也。而我公私上下，南北东西，恬然茹之。青年志士，在籍军人，居高位、握大权者，怡然乐之。此等人尚能期其守土保疆，爱国兴邦乎？（二）赌博者，消遣之事也。官僚将卒，既无不乐者矣。禁之者，乃在小民。而小民能效陋规于警察者，亦无恙也，然此犹其小焉者也。最大之赌博则公债买卖，金条进出。是矣，主持此等大赌者，为大官，为豪商，为

租界之大猾。长落千百万，时时可以摇动市场，而某也坐拥百万矣，某也新进千万矣，故在昔日之官僚，惟有贪赃枉法之罪。今日则不必然，发财不必贪赃，殖产不必枉法，但能勾结银行，熟习商法，买空卖空，驯致高资、民生国计，都所不恤也。（三）渔色者，恶名也。易之曰社交公开、曰男女服务平等，则其事可明目张胆行之。官厅军队，学校局所，无女子者，则目之曰老旧，有女子者，则何如？丑事百出，秽德彰闻，志气消沉，神魂颠倒，畅销洋货，惯打私胎，污蔑女权，忝渎官守，舞场歌女，电影明星，蚁附狼争，自戕仇杀，教育行政最高长官，大中小学之校长教师，比比皆然，指不胜屈，此是何等世界。然而公众所传，则提倡一妻也，禁止娼妓也，高矣美矣，其道不可加矣。而实则暗娼公娼，充斥都市，军警诈财，与禁烟禁赌一律也。（四）欺骗为人所同恶。社会道德，莫有重于此者。而今则以欺骗立国，如上所举，皆欺骗之彰彰者。然而尤有甚焉。报纸宣传、电音广播、军情国是、标语特刊、大张壁画、满送小册，或者颂德歌功，或者声罪致讨，何一非欺骗乎？自信极巧，视人极愚，掩耳盗钟，瞞心昧己。于是乎充天下之人皆知所谓改革者，不过一欺骗之局，彼以利来，我以骗往，利尽交疏，骗之他去。有时自居为能骗人者，忍气吞声，受人之骗，无可告语，而时时输送数十万数百万而不敢声张，彼自以为秘密也，权宜也。而道路传闻，有口皆碑，与其所宣传者相反而倍有力焉。吁，亦可谓至愚矣！然而风气既成，狂澜莫挽，在官在军在商在报界者，悉其如是。自以为投合时宜，必须如是。有持诚朴忠实以应事者，不嗤为迂谬则斥其痴騃，而若人亦必不能插足于社会。大难临头，死亡无日，而相习为骗局者，抵死不悟，吾复望何人救国乎？（五）盗窃之状，亦即欺骗。然如东三省之马贼、河南之红枪会、各地之大刀会小刀会，以及青红帮等，所在皆是也。昔则军政商学，与之截然为良莠两途；今则朝野贵贱，与之泯然为淄澠莫辨。推其人之意，固曰吾特患不能造成一种伟大势力，苟能成之，吾何遽不若彼？且有时为举国上下极端体重，视其左右袒何若者矣。故与其为学经商，服官虽仕，莫如为盗。呜呼！中国所视为伟人，外人所斥为乳臭，充其量不过盗窃之组合，恶知经国大猷，宜其视中国如无物矣。彼为盗者，能吸烟耳，能打吗啡针耳，能渔色耳。吾所最痛心者，不但政权攸赖，国体攸关，乃至号称学者，亦往往集合依倚，欲赖以提倡新知，发扬国粹。吾言至此，真不知涕泗何从矣。

旧之不善者，举如上所述，皆在此民国二十年间，未之改革，或且加甚者也。妄谓今之所当改革者，莫亟于是，其它文学历史宗教伦理法规名号等等，一切无最大之妨害者，均可不改。无如群盲竞进，寻斧乱施、不但举无大碍者，改之，且盖有大关系者，改之，而所得于外国者，亦不过枝叶皮毛，或且为其频呻瘫痪，中风发狂，牢不可破，遂造成今日之局面矣。

今之举国，皆曰救亡。救亡之策，或曰战争、或曰交涉、或曰抵制、或曰和平，如是已耳。仆有私见，救亡之术，无过二字，曰认真。认真者，诚也。惟诚可以立国，不诚则万事皆不可为，遑论国家。满清变法不认真变法，立宪不认真立宪，所以亡国。而民国依然不认真，共和不认真共和，革命不认真革命，奋斗救国，不认真奋斗救国。纸上谈兵，幻术搬演，何能有济？故欲救国，必须人人自矢，自今以往，一切认真。养兵以御外也，则认真御外；设官以为民也，则认真为民；司法以除恶也，则认真除恶。乃至一局所、一机关、一学校、一团体，所为何事，即认真治何事，不得再出以欺骗。苟有人迫以欺骗，则吾宁饿死不为。信若兹，则国家目前犹可苟全。假以岁年，或有雪耻勃兴之一日。苟犹如此，一切不能认真，则速即自居犹太朝鲜，不必再装假面具也。今之社会，岂无好人？患在有经验，遇挫折，于是颓丧沉溺，以为中国之事，决不能认真，惟有模模糊糊（或曰马马虎虎），则人已相安，身名俱泰。以此一念，遂致举国沦胥。夫使举国模模糊糊，乃至全世界可以公认此模模糊糊之国家，吾亦何必认真？惟彼练兵制械，造船习机，乃至司法理财，行政兴学，无一不认真；其处心积虑以谋我者，亦无一时无一日不认真。而我乃以一模模糊糊之国家之民族当之，是焉得而不立即瓦裂？故今日所可使人徘徊歧途，莫能自决势者，即对内不可认真，对外不能不认真。然使对内不认真，则对外必无认真之可能。生死存亡，决于一念，假令不能，吾亦无事多发空论也。

载于《大公报》1931年10月20日第1张第四版

## 自由教学法

学校教育之进展，恒有由束缚而趋于自由之势。吾国由三舍积分，变而为书院讲学，他国由年级制，变而为选科制，皆此义也。今日病学校之拘束，而思有以革新者，颇不乏人。不佞于数年前妄与友好私议一法，谓似适于今之趋势。怀之胸臆者盖久，未敢以楮墨传布，知之者病其懒惰，谓无论其当否，宜竭其一得之愚，以求教于海内外之教育家。适社友责撰通论，遂草此以塞责。

学校所以教人也，而今之学者乃多患学校之不能施教，限以时间，制以科目，裁以单位，囿以一学期或一学年。吾有心得，或片语可馨，或二三小时不能毕，乃皆限之以五十分钟。不足者强益以危言，未罄者或期以异日，此已大不自由矣。揣摩心理，引起兴味，我求童蒙，而非童蒙求我。教师去留，至听学生为政。强颜以传道授业解惑自居，实则以谋生而不惜贬损其人格。未试而叩范围，已试而求通过。或评鹭而肆揶揄，或拥戴而希介绍。怪幻百出，恶能直言正色以讲学？又其甚者，某校为某系，某校为某派，非其系若派者不能插足其间，则有学术而无地位以教人者，不知若干焉。海上归来之博士，成功毕业之学生，非有徒党奥援，亦复怀才莫试。故昔之学者可以隐居讲学，开门授徒，今则不能自由称师，此就教者方面言也。

学者方面，亦感痛苦。所欲学者，或少予而靳之；所不愿学者，或强迫而聒之。兴会未至，必振襟危坐而听；问难未终，则联袂闻钟而去。算草甫演，继之以国文；化学才试，扰之以音乐。时间之支配，学分之填凑，非功令所限，即课表所拘。学生习焉，固不以为非，第熟思之，则耗时与失效，均所不免矣。天资有高下，体质有厚薄，或短期而已了，或长年而莫殫。今

乃强履同价，断鹤续凫，驱一级以偕升，期数门之并毕。于是敏者制其超轶，钝者迫其追随。虽行选科制者，亦不能尽革斯弊，而年级制无论矣。往尝谓今之学校，既无以发天才，又无以助下驷，独可为中材迁就。然就中材而论，亦幸而学校考校不严，督责不遍耳。使如今之所定课程标准，一一希望学生实得而兼优，则生吞活剥，兼营并鹜，大足以伤脑力而促其生。故好学者往往孱弱多病，而康强逢吉者，课程大率平平。束缚驰骤之害，中于优秀分子，非施教之本意也。至若群盲翕集，独见莫伸，裹胁而闹风潮，挟持而易师长，则不自由；学额有限，考生孔多，虽竞争不能录取，欲重试必待明年，则不自由；家贫费绌，疾病大故，借贷穷而必须缴纳，假期多而莫获补修，则不自由。凡此种种，尤更仆难罄。

校长者师也，而其实不过师若弟之媒介。延师而授以徒，招生而属之师，如是已耳。由是媒介，而师若弟无直接之关系。生徒渴望之良师校长不之聘请，生徒反对之劣师校长为之保障，则无法以处之。教员已担任之某级校长改属某师，教员不愿担任之某级校长强属此师，则亦无法以处之。构成风潮，往往由是。譬之工厂，校长为经理，为工头，教师则工头所辖之工人，学生则厂中定制之货物，一格以机械之方式，而感情道义为人类联系之元素者，转由此而消沈。弟所从之师，非其所心悦诚服也；师所教之弟，非其所乐育之英才也。不过工厂中偶然相值，工欲得其劳资，货欲得其售价，而为短时间之接触。且以杂出众工，非由一手，工不识货，货不感工，泛泛然若路人，不加仇视已幸，何从发生感情道义哉！

虽然，校长之办学校，亦至难矣。草创新立，或可自由，而接办已成之学校，则必不能径行其志。教员有固有之系统，学生有已成之风气，易甲则乙怒，去赵则钱哗，形格势禁，有一筹莫展者矣。即使委蛇其间，渐能诤合，而教员之来去，生徒之进出，理想与事实，往往相左。此校之名师，为他校所钩致，而他校之师，不能为我所礼罗，则得人难。悬格以求学生，而应试者之程度逐年低落，不得不勉强充数，则招生难。中等者以升学为虞，高级者以谋事相责，广求位置，造成系派，则人以学阀相讥。第知学问，孤立无援，则人以无能为病，以故野心者争为校长，而高尚者恒不乐为校长。

吾所牖举者外，尚有最大之困难，则经费是也。学生与日俱增，经费不能与年偕进，由县而省，由省而国，学校不能不增级，学生不能不升学，教

师之待遇不能不加，一切之设备不能无款。而计及财政，则无论紧缩之时，无可为计，即使幸而宽舒，而平均支配，仍不免削足适履、捉襟见肘之虞。遂使办教育者，他无所图，穷年累月，惟是奔走呼号而争经费。政府当局，何尝不曰宽筹教育经费，何尝不曰保障教育经费独立。然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为。以学龄儿童与赋税收入对勘，其增加之比例，则需要与供给之不能相应，殆有年甚一年之势。换言之，即求学而无学校以容之者，必有年甚一年之现象也。

语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。穷而不知变，非计也。今之言教育者，或注重于整顿学风，或殚心于改革学制，或提倡职业而谋变更课程，或注重经费而争分配赔款，皆穷而思变之象。然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无彻底改造之计划，划徒从局部着想，未能大有裨益于各方面也。欲求各方面之自由，而教者与学者各得分愿，殆必放弃今制，参酌古今中外研究学术之成法，而扩大其范围，庶几可达自由之目的乎？

按教育之原则，小学教育，为国家对于人民必须赋予之国民教育。外此则人才教育，非国家所必须担负，而可听人民之自谋者也。人民无能力自谋，故有赖于国家之提倡，使人民自知向学，且竞争向学。而富于学术足胜师资者，又日见其多，则国家对于所教所学，第须指导规定，不必一一经营而隐若有所限制也。由此前提，而知教学之可以自由，而择地立校、限额授徒、计时按年之为，殊属无谓。不妨一切改革，别开一新途辙，而其效可与学校相等，且有过之无不及者。此非无稽谰言，盖就学理与事实双方观察，有此改革之可能也。

曷为而立学校？以无师资故。使为之师者既已孔多，且有学校不足以容之之势，则国家不必代人民求师矣。师之教人，曷为而必于学校，以无设备故。然自理化生物必须设备者外，其他多恃书本授受，非必学校以内有此书，学校以外即无此书也。明乎此，则书本教育，必麇聚于一校一室，亦可谓多事矣。学有难易，人有好尚，交互错综，使之调剂平均，固亦有联络调和之妙。然古之学者，春秋教以礼乐，冬夏教以诗书，以此为时习之限数，已不至于偏倚，何必一时而易一课，一日而习数科。假定某级学生应习国文、历史、算术、音乐、物理、生物各若干时，听其自由专习国文若干日，专习算术若干日，其获益何尝逊于规定某时，以各科相间者乎？今人所盛称之道尔

顿制，即已打破钟点制，而渐趋于自由学习矣。惜尚未能放弃一堂并习之旧制，而更谋各个之自由，故其法犹未彻底也。

基于上述之原则，而知学校之利有三：曰师资，曰仪器，曰图书。而学校之病，在束缚驰骤。使其此三利，而尽去其束缚驰骤之弊，不更愈于今日乎？故吾所私拟之自由教学法，即根据此义而分疏之。

一课程。由教育部制定，某种学生必习若干科目，且学至若何程度，颁行国内，使知画一。其某时学某科，某年学某科，不必规定，敏者一年或数月了之，可也，钝者积若干年始获学完，亦可也。

一师资。不必延师于学校，第由教育部检定师资，某人可胜中学某某科教员，某人可为大学某某科教授，予以凭证，使其自由授徒。凡授某科学术者，得予学生以某科修业完了之证。

一学生。自国民小学毕业后，听其自由求师。从甲习国文若干日月，从乙习算术若干日月，悉听其便。或一日而从数师，可也；或经年止从一师，亦可也。其习一学程，束脩若干，由教育长官规定，听学生直接纳之于师，弟愿加丰者听，师愿减免者亦听。

一仪器。国家停办学堂，以其经费设立科学仪器馆于都省市县适中之地（或一地设立数所）。凡经检定认可之教师，得率其徒来馆实习，实习费若干由学生直接纳于馆员。

一图书。都市省县亦立图书馆一所，或若干所，任师若生自由阅览，不收费。但有损失，则责令赔偿。

一音乐美术及体育。都市省县亦立音乐院美术院，如科学馆。师生得就此教学，纳费准之。设体育场，准图书馆，不收费。

一考试。学生从师学毕某级学校之必修学科，得应某级学校毕业考试，其考试由考试院及教育长官主之。某某科及格，某科不及格，得令重习某科，声请补试。胥及格者，予以毕业文凭。

一职业。职业教育，不必习普通科目，惟重实习。由国家指定若干农场、工厂或公司、银行，学农者师农，学工者师工，学银行者师银行员。其理论学科，听各求师，欲应试者，试之如普通学生。

如右所述，其利有六：

一节省时间。教者与学者，皆可切实从事，无虚耗之光阴。

二节省经费。以教育经费，直接使学生父兄负担，一切学校中之职员薪工，皆可省去。

三免除风潮。弟自择师，必所愿从，自无风潮。

四杜绝学阀。野心家不能利用教师、学生。

五提高学术。教师必以实学授徒，使无实学，自无人来请业。学生必以实学应试，使无实学，自必不能及格。

六增进道义。学生由此敬学亲师，为师者不干人求馆，不媚徒固位，人格自然高尚。

或虑各地风气不齐，人才多寡不一，准此法行之，必有某地师资太多，某地教师缺乏之虑。又或习某科者太多，教某科者绝无，则供求未必相应。不知此无足虑也。人自为谋，则盈虚消长，有如货物之息耗。甲地教算数者多，乙地授算数者少，则为数算教师者，自知赴某地设帐，不必为之过虑。今日营营扰扰求馆谋事者，曷尝拘守一地哉。至如天文、人类等学，国内近乏专门之人，不妨由国家提倡，专招有志斯学者，游学外国，归而教人。其数不敷，则使之流转教授。学生闻风而来，亦必不惮负笈，以求此一科之专师也。

或虑学生分求多师，所费不貲。不知有力之家，固愿为子弟供费，贫苦无力者，因子弟之按年求学，负担殊不易易。今不拘以学年，而惟试其及格，则青年子弟，尽可别治他业，从容求学，以分父兄之负担。如必须三年毕业者，此生以半日谋生，半日从师，可以学至五六年，则正予寒士以方便，不必虑学者之无力也。至于疾病大故，中途辍学者，更可得益，不必计较年限，抱病入校。或舍弃亲故，惟知自利，其为自由，岂不溥哉！

或谓斯制固善，奈他国未有行之者何？曰外国学校，时时改良，杜威、道尔顿等，固皆病学校之束缚，而思予人以自由。第因未尝计及悬格考试，故不能充其学说。兹幸吾国实行总理遗训，厉行考试制度，何妨自我国倡之，而令他国仿效乎？

载于《学衡》1931年第75期

## 一切学问的起原

人类本来没有学问，只有自然的现象和一切动植矿物环绕着人类，给与他各种可爱、可疑、可怖、可虑的观念，人类从这种观念里，渐渐推求出许多原因以及种种的解说来，这便是学问。外国人如此，中国人也是如此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宜。”这便是学问的起原。本来人类在当时之继续不断的做这种学问，因为时间延长得太久了，方面渐渐分得太多了，有什么文学、哲学等等的区别，于是有许多人离开自然的现象和一切环绕着人类的动植矿物等，空空洞洞的在书本上、字面上讲学问去了。不过在书本上讲学问的，也有若干人继续不断的对于自然现象及一切物类加以研究。譬如中国人讲究历算、药物等类的学问，也有许多发明，比较同时的各国人，也不算差。到了十九世纪以后，白种人在科学上创造一种新世界，中国人才晓得自己落后，空空洞洞的书上、字面上讲学问是不够的。人家一层一层的剥到核心里去了，我们还守着肤面上的几句老话，甚至连老话都忘却了，糊里糊涂的传说，以致一切事业都没有进步。原来中国人的脑力，不比任何国家、种族的人们差些，只要认清了什么是学问的起原，运用老祖先的法子，努力追上欧美的人们去，我们重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，那有什么难处？现在只怕人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学问。拿着很晚出的几本书，比较几个错字，抄写几条解说，就以为是了不得的大学问，其实他不晓得学问是怎样产生出来的。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自然的现象和环绕着我们人类的万物，都是我们要读的书，并且是读不尽、越读越有趣的书，比较什么四库七阁的书多着不知若干万倍呢！我们的老祖宗，没有其他的人在前面引路，尚

且发明了许多原理，产生了许多学说。我们有世界各国人前面引路，凭借着多少器具，有多少定律可以依据，我们还怕什么学问做不来呢？我们会放风筝，我们会做豆腐，我们会用指南针，我们会排活字，问起从前的人们也都是不会。并且最初发明的人，至今还不晓得他的名姓，他们也不一定要名姓流传，不过是灵机一触，闹着玩罢了。我们要用苦功去研究，说不定灵机一触发明了可玩的事情多着呢！

载于《科学画报》1933年第1—10期